



幾乎是騷亂開始的同一瞬，納雅就立刻抽出刀策馬衝上前去。完全無視了自己現在應背負的身份。

後方隱約聽見王子所下達的命令，但這對她而言已經無所謂了。

她現在雖然是復國軍的一份子，可更重要的是她曾在巴薩這個城市得到了自己退役後所能生存的技倆及地位。

就算她如今的身份是自願軍的近戰部隊，但這也只是直到復國成功為止，征戰結束後便回歸到流浪護衛的工作。

護衛隊隊長的紅髮女子看似眼熟，也許曾有過一面之緣，畢竟同樣身為商隊護衛，這並不是件值得驚訝的事，不過現在這對納雅來說只是個礙事的思索。

揮動著對目前獨臂的她是件不小負擔的寬刃刀，毫不猶豫地自一名敵方的旁側砍落。

也許這時改換作使用單手劍才是對戰鬥最有利的選擇，只是敵人並不會如此好心的等待。

對左側突襲而來的盜匪閃避不及的納雅瞪大眼看著一枝疾速的飛箭直中對方的眼窩，進而阻攔了取她性命的行動。

仔細一想，雖然商隊來往頻繁的巴薩確實是盜匪們會行劫的地點，但是鮮少有碰過如此明目張膽的襲擊。

眯起眼，決定暫時先不去細想這背後可能會有的陰謀，她再次轉動武器，驅策馬匹去追趕一名正欲退卻逃離的盜賊。

盜匪就如同雜草一般，就算再怎麼樣的趕盡殺絕，賣命的生意永遠有人想作。

一時不察，一心追逐那名盜匪的納雅在發現自己被敵人撞下馬只不到半秒，努力穩住身形後她立即把注意力轉向那個揮舞大刀朝自己逼近的男子。

甩開仍握在手上的武器，隨手抓起躺臥在旁失去他往後人生未來的男子所拋棄的刀，重新站起身。

起初揮動時還有些無法適應手上重量，與軍隊或商隊護衛相比，盜匪所使用的刀械過於劣質使得納雅不禁皺起眉間。

手上的大刀在斬殺了那個男子後立刻斷裂，納雅呆愣了一下再次拾起自己原先的寬刃刀，轉身先去應付其他仍與復國軍纏鬥的敵方。

也許是掩護進城的商隊通報，自巴薩的城門裡衝出數騎和仍停留在場上的復國軍、護衛隊一同擊退了盜賊殘黨。

拔出刺穿敵人的刀刃，納雅用手背抹掉飛濺至臉上的血漬，有些呆滯地站在原地，過不久重吐口氣，四處尋覓自己的馬。

「不知這時間塔莉亞是否已經在準備開店的工作了……」疲憊的拖著步，協助清點方才仍廝殺爭鬥的戰場，納雅忍不住想起之前工作酒館中那位女侍。

不，還是別去拜訪她好了……

記起女侍那喜愛與人交談的個性，納雅困擾似的勾起唇角苦笑。

商隊護衛的人們堆起火堆，將屍體一個接一個奮力拋入。盜賊無需墳墓，這是巴薩對待向來搶劫商隊的賊匪唯一的手段。

火光中人體扭曲與她腦中有時夢見的戰場畫面不謀而合，血肉燃燒的氣味瀰漫一如記憶裡，她轉過頭注意到復國軍的召集，彎下腰撿起掉落在身側的一把斷劍甩入火堆中。

fin.